

生命与艺术的朝觐之旅:走进拜占庭

肖福平

(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圣城拜占庭作为一个东方思想文化的汇聚之地深深地触动并启迪了诗人叶芝的创作灵感,并使得诗人的《拜占庭》与《驶向拜占庭》成为不朽的艺术篇章。圣城拜占庭及其思想艺术的辉煌存在既有当下的现实和久远的历史,又有永恒灵魂的佑助和显现;它不仅展示物质世界的流变不休,也引领着诗人永恒艺术和永恒生命的希望之途;《拜占庭》与《驶向拜占庭》意象的塑造既是诗人“历史循环”与“不朽艺术与灵魂”的见证,又是诗人民族文化复兴的前例,它所昭示是神圣火焰中的希望和回归永恒世界的航程,诗人凭借不朽的艺术之路和诗歌的永恒意象而战胜恐惧并获得永生。

关键词:拜占庭;永恒;艺术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6-0071-05

A Pilgrimage of Life and Art: Towards Byzantium

——On the theme of eternity in W. B. Yeats' poetry

XIAO Fu-ping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enters of the oriental thoughts and culture, Byzantium attracted W. B. Yeats mostly in his old age, and enabled him to write the famous poems *Byzantium* and *Sailing to Byzantium*. In the eye of the poet, Byzantium reveals the reality and the long history with the revelation and the bless of eternal soul. It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everlasting changes of the physical world but also leads the poet in his way of eternal art and life. The images created in *Byzantium* and *Sailing to Byzantium* testify his notion of “historical cycle” and “eternal art and soul”, which is also preceding the recovery of Irish culture and art. His poetry calls for the hope brought out by the sacred flames and the returning journey to an eternal world. The poet has overcome the fear of death and obtains the eternal existence in his art journey and eternal image.

Key words: *Byzantium*; *eternity*; *art*

因此,我驶过无边的海洋
来到圣城拜占庭。

—— 叶芝

在诗人叶芝的眼里,圣城拜占庭无疑成为了

收稿日期:2011-09-27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叶芝诗歌的东方宗教因素解析”(11FWW002)

作者简介: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哲学的理性主义和英语诗歌研究。

诗歌意象世界产生的重要源泉,这样的源泉不但成就了诗人不朽诗篇《拜占庭》、《驶向拜占庭》等的写作,而且成就了诗人在拜占庭辉煌艺术中对于永恒启示的诗意解读,从而使得不朽诗歌的意象融贯于诗人对无限生命与存在的渴求之中;叶芝诗歌中的拜占庭不是为现实之城而呈现,也不是为诗人的愉悦感官而呈现,而是为诗人灵魂深处的永恒艺术和不朽意象而呈现;基于拜占庭的永恒启示,诗人的《拜占庭》系列既是在为当下的有限而叙说,又是在为超越的无限而歌唱;在《拜占庭》系列的歌唱中,不论是感知的艺术作品,还是有限的生命,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回归永恒的世界,就如圣城拜占庭的永恒艺术一般不朽。拜占庭的圣洁与不朽因为叶芝的《拜占庭》系列而具备了诗的意象和无限价值,也因为诗人的歌唱而显现于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因此,跟随诗人叶芝的歌唱,拜占庭及其艺术成就属于过去、属于现在、属于将来,诗人的《拜占庭》系列意象也无所谓“始”,无所谓“终”,感悟如此的永恒与不朽,诗人的《拜占庭》系列及其意象带给人们的是永恒艺术的存在与生命永恒的启迪之路。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幻影》一书中写到:

如果我能有一月的时光回到古代并在我选择的地方度过的话,我会在贾斯特人关闭柏拉图学术研究院之前小住于圣城拜占庭。我想,从圣城一些小酒店的古老镶嵌艺术品中,我能遇见可以解答我全部问题的、如哲学家一般的工匠;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相比较,古拜占庭的工匠更接近神性的存在;工匠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展现王公贵族、神父牧师的权力之柄,以及民众的疯狂之举;工匠们的作品,犹如一个完美的人类之躯,栩栩如生,得以表现^[1]。

作为对拜占庭的向往与选择,诗人叶芝凭借两首著名诗歌《拜占庭》与《驶向拜占庭》的写作,将圣城拜占庭塑造成了一种诗歌艺术的象征之地。在诗人的眼里,拜占庭远非一个东西方在地理位置上的交会之地,它更是东西方文化艺术、宗教思想汇合共荣的场所;置身于这样的地方,它所拥有的丰富艺术与宗教的永恒象征、以及其

历史的永不停息的变迁深深地拨动着诗人的情思,并带给诗人以一种永恒的启示和引领,所以,在诗人追求永恒“灵魂”和不朽永生的朝觐中,拜占庭自然成为了诗人的依恋之所;同时,在拜占庭的历史中,它的兴衰更替所留存的不朽宗教与艺术的象征也正好印证了诗人在无限“循环论”中所依偎的永恒之在;在“循环论”中,诗人始终坚信永恒之路的存在,坚守这样的永恒之路,艺术追寻就会脱离有限而成为不朽,并通达艺术的“群体意象”(一种超越个体、超越当下时空限制而属于整个人类、整个社会和全部历史的意象,或者说,一种超越的普遍性意象,一种被诗人视为不朽艺术的意象),其内涵也自然地要体现在诗人对圣城的描述中。他在《人生阐释》中这样说道:

我认为,在早期的拜占庭,宗教的、审美的和实际的生活是一体的,这种现象在拜占庭的历史上难得一见。那里的建筑师与技工们——也许,他们不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诗人或以语言进行抽象的群体——仍然可以在他们的群体或具有相同爱好的少数中发挥着艺术家的影响力。画家、装饰工、金银匠和经书注释者,他们都是非个性的,几乎没有意识到个体的设计,更多的是深入他们的主题和整个群体的意象^[2]。

这种拜占庭的历史文化所流淌出的“群体意象”及其表现风格不失为叶芝艺术创造与生命价值提升的重要源泉。他在写给多瑞丝·威勒斯丽的信中说:“将我置于其它现代诗人之上加以赞美,就因为我的语言是群体的。然而,我自己从未想过我需要这种‘群体’或‘公众’的冠名”^[3]。艺术的“群体意象”不仅是艺术创造的共同中心,它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永恒”的展示,所以,叶芝创作思想里的“群体意象”为他提供了一种回避现实的精神之所,并与他在现代社会中所遭遇的苦难和绝望形成宣明对照,从而凸现诗人的价值取向。

1925年,叶芝访问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在那里诗人被镶嵌艺术所表现的精湛内容深深地吸引,而镶嵌艺术本身则主要体现了东方世界的艺术特征。当然,西西里的镶嵌艺术只是作为诗

人进入拜占庭艺术世界的第一步。他深信,只有拜占庭的镶嵌艺术才真正具有东方艺术的特征和永恒主题,“拜占庭更多地属于东方,它更多地体现了来自东方世界的神秘幻景”^[4]。在拜占庭艺术的永恒世界中,诗人能够获得关于自己永恒艺术思想的佐证。

在叶芝艺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拜占庭无疑对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拜占庭曾是受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它既遭受过僵化不变的、专制政治的摧残,又缺失过对自己古老而丰富传统的想象。显然,在诗人的眼里,拜占庭的意象能够将古罗马帝国与当时的大英帝国联系起来,拜占庭自然地象征着一个崭新的爱尔兰正摆脱英国的统治,谋求自己的发展,并回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去领略自己拥有的哲学、宗教和艺术。从历史来看,不论是拜占庭艺术的东方宗教思想还是英国盖尔人文化的西方宗教思想,艺术与宗教相互交融都达到了极为完善的境界,艺术创造的辉煌成果不仅仅属于现实的生活,而且属于精神世界的理性和信仰世界的永恒;同时,拜占庭文明与爱尔兰文明(叶芝认为爱尔兰具备文明的历史)的衰亡具有相似性,都是由于来自外部的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历史进程里的拜占庭与爱尔兰的联系凭借诗人的艺术意象得以呈现。多顿(Dalton)在《拜占庭艺术》一书中说:“当罗马帝国衰败之时,在它的广大边疆地区民族得以复苏,那些外来的或强加的艺术便逐渐遭到抵制。这种的形势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从高卢(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到埃及,当地的文化得到肯定”^[5]。

叶芝从拜占庭的历史中看到了爱尔兰文化艺术的复苏,诗人的拜占庭情节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情节,立身在拜占庭的历史长河里,诗人才真正地懂得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希望,所以,从拜占庭到爱尔兰,诗人通过艺术创造所揭示的不仅是艺术永恒的回归,而且是民族希望的回归。相应于拜占庭对侵入者(罗马帝国)文化的抵触,叶芝的思想中也有一种对拉丁文化的抵触与蔑视,这无疑与拜占庭的历史遭遇联系在一起。他在《致迈克尔的老师的一封信》中主张

要避免使用拉丁语言。他说:“别教授他一个拉丁单词。罗马人是古典的堕落,他们的文学艺术空虚无实。罗马人毁掉了密尔顿、毁掉了法国的十七世纪和我们的十八世纪,而今天我们的老师仍在用拉丁的眼睛来阅读希腊文”。(从诗人的《幻影》来判定,“拉丁眼”代表了空虚、僵化和思想模式的顽固)。“我们可以凭它自己年轻的特征来认识希腊……在认识希腊的基础上,如果他想阅读爱尔兰的东西,那就让他读吧,这样他的眼睛才会脱离拉丁文的瘴气”^[6]。为什么诗人会对拉丁文产生嫉恨呢?诗人认为是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化导致了拜占庭对自己辉煌文明的忘却,也导致了拉丁文“瘴气”下的欧洲文明的消失。

二

圣城拜占庭的象征意义是多层次的,它代表了艺术与生命全方位的和谐统一,也代表了历史进程里的人间沧海和永恒依恋。诗人眷念拜占庭,因为拜占庭总能给予诗人以的一种的艺术的完美和生命的神秘。在拜占庭的艺术创造中,它无疑传承了艺术技艺的完美,并同时将这样的完美体现为形式美与某种“神秘数学”的结合。至于“神秘数学”如何创造艺术美,如何体现为艺术作品的上乘效果,诗人在写作《拜占庭》或《驶向拜占庭》时并没有作专门的谈及,不过,只要我们将它与诗人所热衷和推崇的神秘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这里的“神秘数学”之意,即它就是与艺术创造相通的某种先天的数学智慧,它的特征就是“绝对完美”和“绝对和谐”,就是一种艺术与数学的理念之美,就如诗人心中的永恒“灵魂”一般,永远地存在于纯粹的理想之国。同时,诗人对拜占庭及其艺术成就的关怀除了表现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怀之外还直接指向了对人类灵魂问题的关怀,并由此导致了诗人通过神秘体验和艺术探寻来对不朽灵魂进行执迷的凝视。在诗人看来,拜占庭艺术包容了一个生与死共在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人类的记忆在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就能回到过去,洞悉先人的秘密,目睹逝者的智慧,而且,这样的智慧就在拜占

庭艺术的永恒象征中。

置身于古老而神秘的拜占庭艺术世界,诗人也就进入了圣城丰富的艺术意象之中。在用大理石铺成的拜占庭之路上,翩翩的舞蹈体现了古拜占庭赎罪的仪式,那里既有舞者的虔诚与渴望,又有升华的炼狱之火,它如同日本的“能剧”之火,既是受难之火又是灵魂净化之火。由此,不朽的拜占庭火焰意象出现于诗人的梦中、出现于诗人的想象中,也出现于了诗人的艺术创作中,它与现世经历中的物质之火形成对照。叶芝反复提及到:

从神圣火焰映照的生命流入,(燃烧的火焰造就不朽的生命)降落于盘旋上升的路上,尽管这路还躺着毒蛇;这是一条通向上帝之路,那火焰带来的光明将宇宙连在了一起;从神圣火焰映照的生命流入,必包括了自然产生我们人类和动物世界的环节……^[7]

在这里,诗人将拜占庭艺术中火的意象与诗歌《拜占庭》、《驶向拜占庭》的创意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并通过火的圣神意象引领诗人回归永恒的希望与路径。当然,火的意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拜占庭》系列里,在《踌躇》里,诗人同样使用了不朽之火的意象。此外,火的意象也体现存在的二元对立,诗人认为:“魔鬼与人是相互对立的;人在不同种类的存在中通过,达到火的单纯,而魔鬼与各类存在的接触却是为了从对方的身上获取力量,具有极端的选择。”^[8]拜占庭之火代表了诗人意识中存在的两种对立因素: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正义与邪恶的永恒对立。当然,诗人的这种对立因素不仅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且源于东方的宗教文化背景,而东方世界的宗教因素又首推印度宗教因素的影响。在印度宗教典籍《薄伽梵歌》的第八章里,我们会读到:

认识至尊梵的人,在火神的影响下,在白昼,在吉时,在有月的十四天中,在太阳运行于北方的六个月中,才离开这个世界。玄秘主义者,在有烟的时候,在黑夜,在无月的十四天中,在太阳运行于南方的六个月中,才离开,必重返这个世界。吠陀经说,离开这个世界,方法有二:一在白

昼,一在黑夜。在白昼离开,不用回来;在黑夜离开,必然重返这个世界。

正是源于东方宗教思想或意象的启示,艺术与生命进程中的“离开”与“重返”的不尽发生才极大地增强了诗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想象与希冀,尽管这样的希冀总是要发生在有限存在的自然过程;自然世界的有限存在只能成为诗人进入永恒灵魂世界的物质载体:跨骑着海豚的泥血之体/精魂对对,……^{[8]33-34}海豚,作为一种聪明伶俐的动物,它在诗人眼里却具备了一种神性的特征:在诗歌《拜占庭》里,诗人笔下的海豚不仅是死者的护卫,也是有限生命存在的人类自身逃离苦海的神性佑助者,而诗人自己正是这样的“逃离”者,海豚无疑成为了一种朝向永恒与不朽的物质载体。此外,《拜占庭》中具有神性特征的海豚意象也出现在了诗歌《作为德尔斐神谕的消息》(德尔斐神谕属于古希腊神谕,主要描写的是普罗提诺在天堂乐土的所见所闻)里:

各骑跨在一只海豚背上,

由一片尾鳍掌舵,

那些天真无邪者再活过他们的死亡,

他们的伤口再次绽破。(作为德尔斐神谕的消息)^{[8]13-19}

当然,海豚吸引诗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西方传统文化寓意的层次上,人类对于永恒灵魂的回归是与海豚意象连在一起的;所有驶往极乐之岛的灵魂都得依靠它的托运;其二,诗人当时也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西西里,一位获奖的音乐家连同他心爱的里拉琴被船上的水手抛入大海,就在音乐家与海浪搏斗之时,一只海豚将他从水中驮起,并将他带到安全的岸边。人们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在音乐家得救岸边的岩石上,一座铜制纪念碑被建立了起来。此外,诗人还将海豚的形象与天鹅联系在了一起;诗人的朋友奥利弗·果伽提曾经在都柏林遭到警察的逮捕;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奥利弗·果伽提跳入里费河中得以逃脱;当时,他发誓如果他能逃脱警察的追捕安全上岸,他一定要为这条河带来两只天鹅;在叶芝的眼里,天鹅已经具备了海豚的智慧与神性,诗人驶向灵魂世界的航程总是要希冀

于海豚或天鹅的佑助。

三

在叶芝在写作《拜占廷》时,他自己已经确立了对灵魂之在的坚定信仰,而这样的信仰是建立在他早、中期所不断从事的各种神秘宗教体验的基础之上;依靠这些宗教体验,诗人不仅揭示了西方宗教思想的灵魂体验,而且也经历了东方宗教思想的灵魂体验。诗人早在学生时代就对宗教世界的永恒灵魂观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相关,他不仅阅读了大量有关宗教神秘教义的书藉,而且还对宗教的神秘教义进行了痴迷的感知求证,以求通过实验寻找永恒灵魂或永恒世界的证明,并建立与未知神秘世界的直接联系,从而获得某种神的启示。这样的启示来自西方的宗教,也来自于东方的宗教,特别是印度宗教的思想。诗人的艺术创造不能缺少这样的启示,在《文艺对话集·斐德若编》中,柏拉图论述道:“……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于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8]179}。叶芝正是为诗歌而迷狂,为宗教而迷狂,而这迷狂的重要渊源之一便是诗人所信仰的宗教思想的永恒灵魂观。因此,诗人的永恒灵魂信仰建构于自己孜孜不倦的生命寻觅过程,其步入老年的收获便是对自己信仰目标的深信不疑,便是确信自己的生命存在能够赢得永恒存在的回归。他在创作《塔堡》的注解中提到:

在写作有关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诗行时,我忘记了是我们自己眼里的某种东西使得我们把他们看成完全的超然存在。难道普罗提诺不曾写到:“那么,就让每个灵魂回忆最初的真实,即灵魂是一切生物的作者,它把生命呼入它们的全体,地上和海里的任何生物,以及空中的生物和天上的神圣星宿……它是一个本原,同它赋予规律、运动、生命的所有一切不同,它必须比它们更荣耀,因为它们随着灵魂带给它们生命或抛弃而聚合或解体,灵魂属于永恒的存在”^[9]。

同样,《拜占廷》所寄托的也应该是诗人信仰的宣言,其寓意深刻而丰富。通过《拜占廷》所再

现的“行走的木乃伊”、“灵魂得以净化的街角火焰”、“金树上鸣啁的铸鸟”,诗人将古拜占廷工匠们的精神之旅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昭示了拜占庭工匠们通过不朽艺术创造所获得的超越有限生命的奇迹。就是在这样的不朽艺术的辉煌成就下,在基督教文明的第一个千年末期,拜占廷繁荣的艺术创造几乎将宗教灵魂世界的“天国乐园”带到了人间。因此,诗人相信拜占廷的艺术家们具备超自然的艺术再现能力,相信他们可以在海豚、金鸟的背上,或在木乃伊的体内,或在不灭的火焰中自由自在地来往于人间和天堂,这样的境界正是诗人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永恒所在。诗人在1930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这些东西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已经有一些日子了,特别是在我面对一位朋友的死亡时”^{[8]285-290}。可以说,诗人从拜占廷那里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不朽艺术的神性宣示,更是他所体验的凌驾于自然力量之上的神的力量,以及神的警示和灵魂的召唤。在叶芝写作《拜占廷》时,他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面对自己逐渐衰老的身体,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已经丧失或将要丧失的能力,他必须寻找自己超越有限生命存在的方法,寻找进入永恒世界的路径,而东西方宗教思想的永恒灵魂存在恰好为诗人提供了这类帮助或启示(主要通过完美艺术的再现来加以实现)。他认为自己死后将会经历一个再生的过程,会在一定时间之后重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在诗人看来,他失去的只能是有限的生命或现实的肉身,他将要获得的却是永恒的存在或灵魂世界的回归;在《拜占廷》里,“金鸟”或“金鸡”意象就是诗人自身永恒的写照,此外,这样的金鸡意象指向冥王哈得斯(Hades)的“金鸡”:

奇迹,鸟或金制的玩艺,

说是鸟或玩艺不如说是奇迹,

栖身在星光照耀的金枝上,

能象哈得斯的晨鸡一样啁唱,

或被明月激怒,炫耀起

不朽金属的光华,大声轻贱

平庸的飞鸟与花瓣,

和一切淤泥或血泥的混合物。^{[1]17-24}

(下转第89页)

(3)培养了学生的沟通能力。“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课程的课堂互动式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使得学生对课程学习的自主性、以及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互动式教学还有效培养并强化了学生的互动能力和合作学习意识,学生逐渐转化为自主学习的学习者。

四、体 会

“教无定法”。课堂教学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模式,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教学活动。课堂互动式教学虽然闪烁着

新观念、新思路的光彩,但在“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课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不能回避。比如,课堂互动式教学虽然凸现了合作、竞争机制,但也仅仅局限于课堂活动范围,缺乏对学生整体的、深入的、长久的关注;某些课堂互动式教学设计仅针对知识点,缺少对知识面、知识体的整体设计。因此,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要解放思想,扬长避短,灵活运用各种课堂教学模式,使课堂真正“活”起来,使知识真正“活”起来。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之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

参 考 文 献

- [1]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 [2]林格伦. 课堂教育心理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 [3]丁臻燕. 互动教学模式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 [4]郭建军. 活动建构教学体系下多维互动教学模式探索[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5]杨杰. 大学英语口语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0.
- [6]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建议[M]. 杜殿坤,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上接第75页)

一方面,哈得斯的“金鸡”是幽灵世界的守护者,它的鸣啼神秘地同破晓、同春至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金鸡”的意象也可解读为诗人对性的自我意识;年迈的诗人希冀自己能有一种永恒的性能力的存在,如同他寻找的永恒灵魂的存在一样;永恒的性能力对于年迈的诗人而言不仅会在完美的拜占庭艺术中再现,而且会在自己不朽的灵魂里再现。诗人正是凭借拜占庭艺术创造的不朽以及自身的灵魂信仰感知了

无限的希望,感知了有限的生命对于无限的存在联系。总之,灵魂的不朽、艺术的不朽,以及性能力的不朽无一不将诗人引领到拜占庭这一圣洁之地,使诗人能够在拜占庭神圣艺术的展示中聆听到“人类一切存在得到永生”的宣告。

拜占庭之旅带给诗人以感激与平静;衰老与死亡的恐惧消失在了诗人的欢呼里:

我向那超人者欢呼致意;

我称它为死中之生,生中之死。^{[1]15-16}

参 考 文 献

- [1]YEATS, W B A Vision(A)[M]. London: Macmillan, 1981:190.
- [2]YEATS, W B A Vision(B)[M]. London: Macmillan, 1981:279-280.
- [3]YEATS, W B Letters to Dorothy Wellesley[M]. London: OUP, 1964.
- [4]霍勒. 生命[M]. 西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2.
- [5]DALTON. Byzantine Art[M]. Oxford, 1940. 12.
- [6]JOHN K.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W B Yeats[M]. London:Clarendon Pr, 1986.
- [7]YEATS, W B Per Amica Silentia Lunae. (Plotinus on Fire)[M]. London: Macmillan, 1918:78.
- [8]YEATS, W B Collected Poems,VII[M]. London: Macmillan, 1982:285-290.
- [9]叶芝. 叶芝抒情诗全集.[M] 傅浩,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94:358.